

平生歡

彭康晴（香港城市大學
創意媒體學院學生）

曾經有一個作家這樣描寫記憶：「等我適應了這世界的重複與規律之後，因為無所事事而打著呵欠時，腦子裡的陳年抽屜便自動鬆脫而滑開，這些冒著普洱茶味的相片譁然散落一地。」

如果記憶好比照片的話，那麼徐靖大概是一個冒失的人，在抽屜左翻右弄的時候，不小心把那些散發著陳年木櫃氣味的相片散落一地，然後慢慢地重整它們起來。跟那個作家所說一樣，那些照片或者要到未來的某一天才會悟出它的意義，或者根本在生命中沒想到任何意思，或者那個意義永遠也不能理解。

有時候，那個抽屜真的太混亂了，徐靖根本沒法能夠理解這些事是否真的發生過，可能只不過是在肥皂劇看到的情節，又或是在小說裡男女主角發生的故事吧了，而能夠憶起的一切畫面、氣味、顏色、聲音可能大部分都是給美化、湊合。如果真的要執著於這樣的記憶是真是假，那麼可能永遠都沒完沒了，然而執著小事上是毫無意義的。

那是一個幼兒園的大廁所，裡頭滿是一個個的女孩子。女孩們規律地等候上一批的孩子用完了，便拉起了碎花白色小洋裙，把內褲褪到腿肚子，二話不說便坐在小馬桶上。孩子的頭低下來，烏溜溜的眼珠子隨著老師的黑鞋來回地吻著粗糙的地板而轉動。

陽光從氣窗的裂痕溜了進來，躍到其中一個女孩烏黑的頭髮上，很像一塊剛剛飄下來的金色魚鱗。那女孩不期然地抓一抓了湯碗頭，那點光在她雪白的手背上一下一下的跳動著。

徐靖看得目不轉睛。

看著這麼多的女孩子一起上那沒有間隔的大廁所，大家一起脫下了內褲，大方地一起露出私處，互相看著對方如廁，然後露出一個無邪的笑靨，卻不敢發出一粒聲響。也許這是徐靖人生的最後一次有這樣的經驗。

「以後不要再尿裤子了，如果想去洗手間的話就不要害羞，舉手跟老師說。懂嗎？」葉老師抬起頭來，嘴角微微牽了一個弧度。其實徐靖只不過是跟鄰座的粗眉毛鬥鬥看誰能夠憋尿憋得久吧了。

徐靖躲在廁所的角落，靜靜地讓葉老師換上一條舊生留下來的洋裙。站在一堵白牆前，老師彎下頭時露出那雪白的後頸，突起的頸骨上還掛著一條細如髮絲的鍊子。她的辮子被陽光染成了淺啡色，金金亮亮的，上頭繫著一隻藍色絨毛蝴蝶結，煞是好看。

「嗯。」這句從徐靖的嘴裡溜了出來。她下意識摸摸小腿，還留著老師的銀釧子的質感。徐靖是個不愛笑的女孩，努起了嘴，老師的表情柔和起來，一邊說著「別怕」，一邊擁她在懷裡。銀釧子擋在後頸涼涼的，令她想起剛才那個湯碗頭女孩脖根上剃出一道青皮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由長大至今自己跟母親從來也沒有這樣的擁抱過。

聽母親說這個老區以前經常有大船駛進來，一個一個的苦力咬緊牙根，頂著一大袋的麻袋上船；街上開著一間又一間的藥材行，整天飄盪著花旗參的氣味。外公也是一個苦力，長著一塊黝黑的凹陷的臉，眼睛都長得鈍了，目光似是落在某一處。他的脾氣很壞，有次嫌母親跟姨母養的小鴨很吵，就一手扔出去。

「哭著跑下樓去檢，當然全都摔死了。」說的時候竟然帶一抹笑意，徐靖感到有一絲異感。

「這一年頭的青年人就是捱不下去。」母親每次說起這句話總帶著得意的神色，帶一點驕氣，「那時七歲就開始煮一大鍋飯，給你外婆打也不敢作聲。」總是持著一把舊尺子，徐靖有點受不了。母親沒有多少學歷，感覺不靠這就沒有立足之地。

「那時候我們吃的白糖糕多軟，又香又甜……」母親一邊翹著二郎腿，一邊嗑著瓜子，隨手一扔，地上的報紙盛不住，滿地一片紅。她的腿上有一道疤痕，說是年青時為了在戲棚看陳寶珠而不小心砸傷的。

「這個年代總是不及那個年代好。」徐靖從小就明白這就是母親的習

慣，動不動就愛把上一代作比較。總是動輒說「新年代新事物」就是「不好的、趕不上的」——說的時候總覺得帶有點前朝人的腔調，多年後徐靖想起的時候不禁笑了。

「不對，不是『蜘蛛』，而是『東方之珠』。」母親用嘴取出最後的一顆瓜子仁，拍乾淨落在白色碎花上衣上的瓜子殼，落了一地。母親用剛洗過的手一指，一顆水珠沿著指尖落下，正好落在那個「珠」字，如一滴淚痕。

「你做完就不可吃飯。」母親捉住了徐靖的手，力道有點不準，笨拙地寫出了藍格。大人握得用力過頭了，小孩的手有點痛。

「那我寧願餓死便算了。」徐靖脾氣硬，可是不敢作聲。有一次母親嫌徐靖寫家課寫得不好，拿了一個「丙」級，二話不說，便一股腦兒把背包連家課丟進垃圾箱裡，洗淨後還殘留一陣魚腥味。

「我聽老師這樣的讀過。」黑了臉的徐靖抿了抿嘴，依然在格子簿上用力地寫下那幾個字。母親心頭一緊，恐懼如一個皮球落在地上，砸下來的帶一點沉重、納悶，球上的灰塵紛然散落，回音然後慢慢地擴散出去，球又重覆落在地上。

「呀——」老風扇吱呀吱呀地叫，窗簾被風吹得高高的，露出半角的唐樓和淡淡的藍天白雲，隔壁隱約傳來下午兒童電視節目的聲音。

徐靖不小心一擦，枯黃的格子紙竟擦出了一個小洞。眼見那張紙早已被擦得灰灰黑黑，她用鉛筆畫了一畫，便隨手皺成一團丟了去。

有一天，徐靖在電視上看到畫面上滿是一片紅，裡頭站著兩排她搞不懂的中國人跟外國人，國旗在悠揚地飄。那時候的畫面質素不太好，顏色艷得過頭了，暗的地方明顯看到了粗粒。國歌響噹噹的播起來，一個穿西裝的人高聲說著「香港回歸祖國了」。

母親從廚房跑出來，剛好擋住了她的視線。

一個時代結束了，另一個又開始了。那年只有六歲的徐靖，看了一眼畫面，白糖糕一點也不香甜，甚至味道帶點酸，覺得怪怪的，便擱下不吃了。

小時總愛把玩表姊的書桌上的玻璃瓶裡的一隻小船。無論她怎樣把瓶子弄得東搖西擺也好，小船永遠不會翻倒，總是平穩地在藍色的水上飄

盪。表姊瞥了一眼，帶點輕蔑說道：「那只不過是水銀。」定眼一看，徐靖這才發現藍色的水上有一層銀色的表面。

徐靖希望她的童年能夠安安穩穩地度過，像那隻小船一樣。有次頂撞了母親，她生氣地罵，聲音都嘶啞了，終於露出了潑婦的一面。「反正你不應被生出來！」徐靖聽後心頭震了一震，沒有作聲，只看著她那排參差的牙齒在動。

半夜打算起來如廁的她巴答著大眼睛，不經意在大紅碎花布簾的隙縫中瞥見父母二人牆上的影子。

「權……」母親雙臂如蛇般纏住了父親的脖子，親暱地叫著他的名字，那隻有疤痕的腿被抬了起來。父親沒命地吻著她：「多生一個好不好？」母親沒答話，躲著父親，格格地笑了起來，一副羞澀的模樣。床如海，他倆像一對魚在交尾。

徐靖驚訝得張開了嘴巴，頭顱往被窩裡一縮。她仿佛是一頭迷茫的小獸，露出黑色的鼻子，驚慌地到處亂竄，惶惑藏在靛藍色的被子裡頭，不知甚麼時候會竄出來。

天花板泛著由外邊街頭進來柔和的光，猶如一塊一塊銀白色的花瓣。燈有時候暗下來，車子走過後又亮了起來，像眼睛眨了一下。肖像裡的外公忽明忽暗，一直在盯著她。

偶有車子在叫，帶一點倉惶，她想起那盒橫死街頭的小鴨。

徐靖七歲生辰那天，她收到了一個洋娃娃芭比作禮物。那是一個金髮的公主，穿著閃亮的海藍色洋裙，細小的腳踝踏著一雙的淺藍色高跟鞋。跟一般女孩子不一樣，徐靖討厭芭比那假惺惺的表情、那種人造氣味、那僵硬的膠造軀體、那誇張的身形。

正當徐靖想用力摔芭比在地的時候，阿蟲突然由她手中搶過來，洋裙窸窣窣落在冰涼的地板上，如一朵藍玫瑰。

槐仁跟徐靖的大眼睛巴答巴答著，她想起昨晚看到那個交疊晃動的影子。

槐仁有一個自閉症弟弟叫作阿蟲，取其名字「阿龍」的諧音。阿蟲永遠留著一頭半長不短的前陰，陰陽怪氣的，顯然是他的母親手藝不熟練之故。

「阿蟲啊！阿蟲！」槐仁跟她最愛暗暗的叫他。阿蟲常常搶走別人的東西，然後使一狠勁往別人的額頭上砸去。「哎唷——」槐仁連聲叫痛，捉住了阿蟲的手中的火車玩具，「阿蟲，你欠打啊！」槐仁母親白了他一眼，拿起的麻將都放下了。她明顯不喜歡這稱呼，也許這喚起了那一股隱藏心裡的自卑感。

小學四年級時，槐仁告訴徐靖他喜歡的是男孩子，對象是班上一個帶頭搗蛋的小伙子。徐靖總不明白小學的時候為何老師編座位的時候，總愛安排一些好學、文靜的學生坐在壞孩子的旁邊。如果這樣做真的是有用的話，小伙子學期末的成績單上就不會有幾個小過吧。

徐靖倒是跟他有點過節，有一次她 unwilling 地穿了一件棗紅色絨毛校服回校，穿下去的時候顯得臃腫，樣子很醜。天氣冷，裡頭的衣服穿得多，手肘曲不起來，整個人像一大塊棗紅色的紙板。

「你的樣子好像機械人啊。」小伙子不懷好意地笑了，那個年頭的男生總是愛跑過來調侃，不知怎的友儕間就會傳來誰跟誰在戀愛的流言。「要你管。」穿了多年的大襖不合身，動不動便會露出裡頭衣服的袖子來，一層灰一層白一層藍，怪難看的。徐靖快要氣炸了，她也知道自己很醜，現在只想急把手袖藏到口袋裡。

「不，你更像卡通片上的那一隻紅色大猩猩。」他得意地笑了起來。她氣狠狠，右手一使勁，冷不防在小伙子的手背劃下三道口子。小伙子的手皮薄，其中一道劃得深，滲出了一滴血，像一隻小小的紅瓢蟲。

他怔了一怔，咬牙忍著痛，瞪了徐靖一下便走了。

那時候的男生總愛捉著一些小昆蟲，把它們放入一個裝了水的水瓶亂晃，或者點起打火機把小昆蟲燒焦。槐仁永遠只是坐在老師編給他的位子，看著圍成一圈子男生亂廝的背影，六個穿著藍白的體育服的小個子擠在一起。一夥兒不時嘖嘖咕咕地笑了起來，脫下給同伴踏得骯髒的白鞋，亂糟糟的堆放在一起，成了一團灰灰白白的小山丘。

小伙子後頸上長有一顆黑痣，一個個烏溜溜的腦袋往前擠，槐仁的目光卻永遠只落在那顆黑痣上。

「你們在做甚麼？」一把尖銳的聲音自門邊響起，是上了年紀而一直嫁不出去的班主任。那群男孩輕輕地散開了，小伙子急急忙忙把打火機收好，那個裝著蟑螂的膠水瓶掉在地上，男孩們都噤口了。

「李班長，他們在做甚麼壞事嗎？」槐仁蒼白的臉一下子刷紅了，眼珠子溜過小伙子的臉，小伙子瞪著他，提溜著那雙破舊的白鞋；男孩們六隻眼睛瞅著他，漲紅的臉急得更紅了。說的時候聽上去有點不太自然，想不到一句「甚麼都沒有」間接令槐仁成了他們的一夥。

上美術課的時候，他們在做題目為「自畫像」的版畫習作。槐仁悄悄地睨著，銳利的雕刻刀在膠板上挖，原本的肖像不像了，反而五官倒像他旁邊的人。肖像一下一下地都給弄出來，一塊一塊的落下，成了過去。

小伙子手腳快，掄起了畫筆開始打顏色，將紙覆蓋其上，然後用力壓印。大概是粗心大意之故，圖案出來的時候這邊青那邊紅，倒是滑稽，只得扔掉。直到下課，槐仁的目光一直停留在課室的一隅，惴惴的想走過去，可是又不敢。

徐靖想也不想，便跑去撿回那張皺巴巴的畫紙遞給他。當槐仁接過那張紙的時候，紙發出了微弱而清脆的聲音，他不禁向她笑了。

綠色大木簾被吹得咯咯作響，陽光下樹影搖搖晃晃，投在徐靖海藍色的袖子上，她隨意地拔去上頭的一根白色線頭。老師站在講台上講解英文詞語，徐靖有一半沒有聽懂，在筆記上隨便寫了一些東西。她的筆每次動一下，旁邊的目光便悄然掃視一下。徐靖裝作看不見，畢竟現在轉過臉的話只會令對方尷尬。明明大家抄的東西都一樣？有甚麼好看。

大家都叫這個人做阿妮。「咿啊呀呀——」阿妮的歌喉好，歌聲如潮水般，一下一下有節奏地淹過來，整個人就像泡在溫水中，不知淹個多少次才退。

「靖呀靖，都是你好，你最會靜下來聽我說話了，」在小組分工的時候，阿妮總是故作親暱地纏上了徐靖的手臂，鵝蛋臉上的雙眸斜看，膩聲說道，「他們通通都不濟，我就說你好。」別人的事永遠是最壞的，仿佛這世界只有自己最好。儘管已經遇過這種人不知多少次，可是徐靖還是不懂如何自處。

「妮，你畢業後會做甚麼？考哪間一等大學？」有人在課室的一邊高聲問道。「阿妮，你成績那麼好，進甚麼學系也沒有多大難度。」另一邊又發出了聲音，聽上去很刺耳。徐靖的心扎了一下，自從升上高中後常常問到這個問題，她自知自己也許考不上大學。這句話聽起來不知怎的總覺得末日感很重，感覺好像一切都用盡了。

依賴感是他們最不喜歡的東西，大人常常要小孩獨立起來。

「哎唷，你知道你表姊快要成為真正的會計師了。」每當由母親口中聽到表姊在工作或是結了婚，做著將來她或會做的事，感覺很渺茫，像是隔著一條河，恨不得一頭栽下去。「是嗎？」徐靖這樣回答她，母親有點急躁起來，仿佛連自己的親女兒都不太相信她。

「人這樣依賴真的不成。」槐仁總是告訴徐靖。他倒是等不及長大，高中的時候找了好幾份兼職，已經可以養活自己。「急甚麼？」她的心又扎了一下，常常想像不到自己活到三十歲時候的樣子。

「外國吧，媽說英國好。」阿妮一邊脫下校服，一邊輕佻地道，「或者在那邊唸法律也不定。」有時實在太趕急了，把男生們通通趕出了教室，課本書包放得一地都是，然後快快換上體育服到操場去。「啾啾——」響亮的歌聲依然有節奏地在顫抖。

阿妮的膚色很白，肩膀長了很多紅痣，俯下頭在整理內衣，有幾根頭髮落在鼓起的頸後的小圓骨上。從某一個角度來看，阿妮長得很像一隻鳥，那一種在教科書上看到的長頸白鳥。多年後，徐靖在公園挽著女兒的手，看到水池邊站著一隻白鳥彎下頸在整理胸前的羽毛，跟回憶的那隻很像。

風很大，一陣陣吹起了綠色大木簾，把架上的習作都弄亂了，可是沒有人去理會。「哇！快把木簾按著，對面學校的男生快要看光了！」眾女生哇哇在叫，又笑了起來。「對了，阿靖，你知道上海話的髒話怎麼說嗎？」本是上海出生的阿妮一時興起，拉著徐靖的手往內拉，噁哩咕嚕說了一堆她不懂的話。「我這一輩子怎學也學不會啦。」徐靖一邊搖著手，一邊尷尬在笑。

阿妮跟鄰校的男生開始交往了，這件事只說給徐靖一個人聽，接著說了一句「你有甚麼心事也可以跟我說」作結。徐靖失笑，認識不夠一個月就這樣坦白了，阿妮自以為他倆已發展成為知心好友的地步，何況真正的朋友根本不會這樣說。這令她有點反感。

徐靖想：「搞不好她真的沒有多大的朋友，一下子太急了，反而嚇怕了人。」也許這是一個讓人放心跟她交朋友的策略，交往的事不止她一人知道，可能只不過是阿妮嘴皮子上說說吧了。

那個男生她倒是見過，沒有多大的印象，只是認得他那走路時常常吊起來的褲管。

「阿靖，你同意我當組長吧？」阿妮盯著她。徐靖一個不小心——推倒了旁邊的空水瓶，發出清脆「砰——」的聲音。半霎間，她看到阿妮攢眉，眼神流露責怪之意。「來，我們繼續談下去。」阿妮沒有理會她。學年快要完了，徐靖自知她沒有利用價值，阿妮自然疏遠，覺得不是味兒。

中七拍畢業照時，徐靖在走廊遇見她，阿妮挑一挑眉毛逕自走了，一襲白色畢業袍在飄盪。這回不像白鳥了，遠看反倒像一個鬼魂。沒想到阿妮這樣討厭她，兩年的交情換來一張合照也沒有。

時間流動得很慢，慢得仿佛一切都靜止不動。驀然，水池邊的白鳥飛走了，徐靖的心又扎了一下。「媽，那隻鳥叫甚麼名字？」一陣童音響起，徐靖感到一絲惆悵，想不到有話可說。

徐靖跟槐仁考上了同一間大學，可是光聽名字總是弄不清槐仁唸甚麼。「你的學系究竟是唸甚麼？」這一句常常掛在嘴頭。她只見槐仁東奔西跑，熬夜跟別人拍拍片子，又搞甚麼放映會的。她看過幾部由槐仁執導的短片，內容亂糟糟的，顯然剪接得很牽強，看後沒作聲，他也知道自己功力未夠。

「可不可以不要再問？」他忽然有點急燥地說，一張長臉架著黑框眼鏡，看上去一副冷漠的神色，黑眸子朦了一層白霧。她也放下了分鏡圖，知道他開始崩潰了，便不好意思再問。

他隔了半晌才道：「去吃飯好嗎？」「唔。」

「乾炒牛河太膩，不要點吧。」徐靖道。滿臉油光的侍應停了下筆，往槐仁的臉一看。「這樣就可以了。」他顯然沒有聽進去。那碟乾炒牛河吃了一半，二人便擱下了。槐仁是一個很倔強的人，甚麼都不能改變他的想法。

小時候槐仁總是不情願地跟著母親到菜市場去，有次談得高興起來：「每日手裡提著一條剛被剖開肚子的桂花魚，總覺得很痛。」徐靖每次從廚房門外看到母親捉住那微顫的身軀，然後膀子一動，魚的內臟就給拉出了。「魚死了怎麼會痛？怕牠痛就不要吃。」每次母親跟她說。

「有一次，阿龍硬要我手中的膠袋，」槐仁頓了一頓，「我不依，那是因為屬於我的。」二人終於僵持不去，槐仁把心一橫，乾脆把背心膠袋撕破，翻出來的魚在樓梯上滾了好幾級，顫動了好一陣就不動了。地上留

下一條長長的水痕，水痕越走越遠，像蛇般往下溜去。

四周開著各式各樣的攤子，有賣肉的、賣豆腐的、賣海鮮的……紅色的大光燈亮著，照得那片水痕成了一片紅、一片白。燈下眾生影影綽綽，如在台上演著一場又一場的皮影戲。

「我的東西你不能搶，」槐仁嘴唇翕動著，話語像是一塊藥片，慢慢地溶解在空氣中。徐靖想像著一個穿著骯髒的人字拖鞋的小男孩不發一言，站在粗糙的梯級上看著那條不再動的魚，還有好幾片透明的魚鱗掉在地上。

中四那年，槐仁染了一頭金髮回到學校，故意有著跟他外國男友一樣的髮型，嘴角揚起了勝利的微笑。

「為甚麼要這樣做？」徐靖笑著問。他想了半天，「因為認定了就是認定了。」他不自覺撥了撥頭髮，揚起來在陽光下變得金金亮亮的，像羽毛般柔軟。

槐仁的情人，徐靖大抵見過一次，在那次試映會裡，螢幕上的白光勾勒出那個側面，連名字槐仁也沒有告訴她，只知道姓魏。母親顯然是知道的。「李太說槐仁現在交甚麼朋友她不管了，」她輕描淡寫道：「你要知道你也長大了，我管不了。」槐仁母親認為自己有两个「不正常」的兒子，然而對槐仁抱有的唯一期望都破滅了。徐靖不知為何悲從中來，慘然地笑了。

年華無聲，他倆關係常常在變。她囁嚅數次，可是都沒有問，槐仁也沒有提起他母親的事。

一顆淚珠摔八瓣。槐仁的頭擱在徐靖的肩膀上，看上去人比平時瘦了一圈。感覺上電車走得快了點，風涼颼颼的，像是小時母親故意拿了幾顆冰擱在徐靖臉上，冰得她嗶嗶大叫。

車停下來的时候，看到附近一帶的唐樓給拆掉了，換成一個龐大的廣告燈箱，是一個洋人美女抱著名牌皮包，總有著這個地方被強佔的感覺。徐靖替他摘下了眼鏡，小心翼翼地提著買給魏先生的奶油蛋糕。兩張年青的臉湊在一起，他那一雙哭殘的眼睛，她輕輕地往他的眼皮一抹，米茶色的睫毛如一雙蛾翅在顫動。

回去已是兩點多了，家裡一切都淹沒在黑漫漫之中。「咕嚕——咕嚕——」魚缸傳來微弱的水聲，在一片寂靜中顯得更為響亮。走向浴室時，

那塊大紅碎花布帘不經意揚了一下，看不到裡頭有甚麼動靜，像一口無盡頭的井。

她的心頭震動了一下。

四個月多了，徐靖摸一摸她隆起的肚子，腳踝因保持長時間同一姿勢而產生的麻痺感逐漸傳來，她有點笨拙地轉換一下姿勢。她體型本來就是細瘦削肩的，因此肚子比較明顯。懷孕期間乳房飽滿了一點，還帶點脹痛。泡在熱水裡，在水中載浮載沉，沉實感慢慢布滿全身。

天氣冷，冰冷的雙腳一碰到熱水便傳來陣陣刺痛。「噯……」她看自己的手指頭因泡得太久而變得皺巴巴，她不禁皺眉。三十三歲的她本來不想要的，可是他喜歡小孩子，這刻卻意外有了——唯有硬著頭皮拼下去。

這時候她想起這樣的一句：「造人是危險的工作，做父母的不是上帝而被迫處於神的地位。」她從來沒有認為父母是神般這麼偉大，也沒有想過上帝是否存在。生孩子的責任太重了，現在哪有人願意把所有東西往身上扛？她怕她生下來的孩子會像她一樣脾氣硬，跟母親的關係總是越來越壞。

有一次一起乘車，坐下去的時候母親那件大衣佔了半個位子，硬要徐靖坐下。徐靖為免尷尬，於是搖頭別過臉去。「對她好一點又不要，真難搞。」回家後母親在電話中跟姨母道，徐靖聽著難受，可是沒有說甚麼。

徐靖不知道她倆的關係將來會變成怎樣。

「其實我懷過三次胎呢。」母親跟從內地來的姨母有一次對床共語，徐靖還沒熟睡，臉朝向另一邊去，「原本打算生了阿靖的大哥也就算了，豈料有了第二個……」

「阿靖是第二個麼？」姨母輕輕替徐靖蓋上滑下的棉被。

徐靖感覺到有人靠迎，氣息噴到她的脖子上，似乎看看她睡熟了沒有。「不，阿靖也是意外有的……」母親頓了頓，「原本也想打胎，後來發現的時候都已經四個月有多，打不了。」

「打一次胎就像生了三個呀。有了四個多月不會不知道吧？」聽的人帶一點試探的語氣問道。

「噫，都是阿權他的……」徐靖想起母親那微醺的笑容。徐靖聽後不禁打了一個寒噤，一陣污穢的感覺堵住她的喉頭。

後來徐靖只是模模糊糊聽到二人竊竊私語，間中夾雜「打胎」、「生孩子」幾個詞語，還有提到幾個遠房親戚的名字。

「哎呀，他倆不是這樣的亂搞吧？不會有『那個』病吧？」一人的聲音突然大了起來。

徐靖有點不高興，緊閉著眼睛，故意翻身過來，往被窩裡一鑽，用力地踢了一下床板。兩個人吃了一驚，笑聲都停住了，時鐘滴答的聲音顯得特別響。「這孩子就是睡相差，老是踢蹬。」母親悄然道，似乎帶點窘，對方則沒有答腔。她們又壓低音量，悄悄地關掉了燈。

那時她不過是九歲。

神從來不會這樣隨意奪走一條生命，並且不當一回事，她甚至有點惱怒。打從那時開始，她認為自己體內存在著兩個靈魂——家裡從未出世的孩子和自己——她要連著那兩份靈魂活下去。驀然，她感覺到有點高興之外，仿佛又帶點淒然。

「阿靖甚麼也不會，不及你家的孩子好。」有一次母親跟其他的親戚寒暄的時候，自己的名字從唇間漏了出來，像是不經意提起一個外人的事。她從來不會提到自己兒女的事，因此現在聽起來有點詫異。

「靖呀靖，我寫東西總不及你好。」阿妮也曾說過這樣的話。「怎麼會呢？」她失笑道，總覺得很虛偽。

有時候徐靖會希望這不過是一場夢，醒來發現自己是他家的孩子，當初迷路的時候根本沒有回到家，又或者給其他人撿回了去，過著另一種生活。可是，夢好像怎樣也不完。

「無聊……」徐靖嗤笑著，站了起來拔開浴缸的塞子，缸底總留有一團髮絲，就如她的心緒般糾結。用一個木造的大梳子篦頭，幾根頭髮纏在梳齒上，怎樣弄也弄不掉。赤著腳踝，從窗縫吹來的風有點冷，又不禁打了一個寒噤。一邊看著的鏡中朦朧的倒影一邊用大毛巾擦身子，然後隨手套了一套睡衣，快步走了出去。

「是你將小伙子的蟑螂倒進馬桶吧？」有一次徐靖半開玩笑的問道。二人走在老區傾斜的石板小街，走過一間麵檔，一縷白煙冒出來，風一吹就消散了。檔外掛著一盞燈籠，黃色的流蘇拍打著深綠色的鐵板。

「不，你記錯了。那時我是一個模範學生，怎麼會這樣做啊？」槐仁

糾正她。「你升上中學的時候就不是了。」徐靖一邊微笑著說，低下了頭，一邊用手弄著被吹亂的前蔭。

「是你把你媽的籐條從窗外悄悄丟出去吧？」槐仁又問。「不，是你丟的，後來你媽發現了，又狠狠地打了你一頓。」「這叫『籐條炆豬肉』吧？」默然片刻，他才答話：「徐靖，有時我會想把我倆的人生交換看看，然後試試活下去。」

他倆二十八歲，記憶都模糊了。

「我們都已長大，不要那麼孩子氣了。」徐靖想起十八歲那年，她拿起自己第一張買的彩票走出投注站的時候，都曾說過這樣的話。心頭壓著一塊大石頭，可能是小街越來越傾斜，好像怎走也走不完。

「真正長大的人不會這樣說，」槐仁苦笑道，「如果我們永遠都停留在某一個年紀，你說多好呢。」經過一間舊式理髮店，玻璃窗上貼著幾張發黃的海報，轉花筒燈有著一層厚厚的膩垢。

「對了，阿龍呢？」「活得還好。」

她跟他以前是無所不談的。她曾天真地以為他倆會像那些千篇一律的電視劇主角一樣，圓滿的結局會一直延續下去。不管故事重播了多少次，主角們都會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。

「不妨打一個電話給人家吧。」丈夫輕聲笑道，「告訴他我們的孩子快要出生了。」徐靖微笑不語，用指尖輕輕撫著茶杯，茶已經涼了。

她想起中七公開試的時候，跟一班陌生人坐在同一個教室裡作小組口試，初時鬧得熱烘烘的，最後大家面面相覷，不知如何下去，啞口無言。這跟她和槐仁的關係很像，考試倒還好，考生與考生之間還有一點距離，好朋友又另作別論。

有一次徐靖夢見她跟槐仁在追著小巴回家去。其中一隻門牙剛剛脫落了，用舌尖舔起來有點癢癢的。槐仁的腳上還有著一條條瘀青的籐條印，皮鞋面露出一大塊灰色。冰淇淋從手中滑落，弄得手心黏答答的，還留有陣陣甜味。小巴後座有著一個渾圓的頭顱，脖子上還長有一顆黑痣。

她常常趁著槐仁不經意的時候，揪著他腿上的籐條印，讓他直呼叫痛。

「幹甚麼？」他觸電般跳了起來。雖然自知無聊，但徐靖很喜歡這樣的惡作劇。以前他倆就是這樣的關係，事無大小都會跑去找對方，形影不

離。每天坐在同一輛校車上下課，就連幼稚園尿褲子的事也是他第一個人知道的。

當他倆趕上了小巴的時候，她這時就夢醒了過來。也許如槐仁所說，不斷重複活在同一片段裡也算是一件好事。這個夢常常會做，不知怎的，她每次醒來都感到無比快樂。

「都是以前的好……」最近讀報時常不自覺地流露出一副母親的口吻，感覺說的是空話。

小時常常想像不到長大的樣子，長大後反倒記不起兒時發生了甚麼，仿佛這麼多年都白活了。「噯。」她輕聲笑道，現實就是這麼的荒謬。